

文苑笔谈

两种椿树 两样世界

黎江毅

我家院子种了两棵椿，一棵是香椿，另一棵是臭椿。两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奇迹般相遇在我家的小院里。

香椿，犹如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静静地伫立在小院的一角。几场春雨后，一阵南风吹过，春雷唤醒了香椿储藏了一个冬天的嫩芽，星星点点探出枝头。刚发的香椿芽是一簇簇的，细小嫩红，摸上去有点粘手，其独特的气味也随着清冽的春意一丝丝在院子弥漫开来。香椿通常和吃联系在一起，没吃过香椿，不能叫过了春天。

在我国，食用香椿芽的习俗非常悠久，据说汉朝时就在全国流行食用香椿芽了，并且在当时它还是非常稀有的野菜。香椿曾与荔枝一样作为贡品上贡，古诗称其“嚼之竟日香齿牙”。正是因为香椿芽具有浓郁的芳香气息，吃起来非常美味，所以它也被称为“树上蔬菜”，而这也是它得名香椿的原因。

香椿是宫廷贡品，明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菜能芬人舌颊者，香椿头是也。”屠本峻在《野菜笺》记载：“(香椿)嚼之竟日香齿牙。”在香椿树还没发芽的时候，家人就提前准备好竹竿，准备去摘取那惦记了一年的香椿幼芽。采摘香椿要将刚刚萌发的嫩芽从芽基整个掰下，同时要留少量芽芽，以便分生叶片。香椿的吃法很多，常见的有凉拌香椿、香椿炒鸡蛋、香椿炒肉、油炸椿芽鱼、香椿拌豆腐、香椿拌豆腐等等。在农村，烹食香椿不需要高超的厨艺，也不需要复杂的调料，烧热大铁锅，配上少许油盐，就能炒出一道春天的时令菜。无论哪一种吃法，都能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滋味。吃香椿要趁早，一旦过了谷雨，香椿嫩芽不复，入口索然无味，俗话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屑”，就是这个道理。

臭椿，犹如一位狂放不羁的翩翩游侠，肆意地生长在小院的另一侧。臭椿是农村的常见树种，《诗经·小雅·我行其野》记载：“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诗歌描写一名妇女独自在郊外荒凉的道路上行走，路旁点缀着几棵樗树，樗树就是臭椿。臭椿树于高大，顶着一头浓浓的阔大冠冠，像魁梧男子的浓浓发，郁郁葱葱，简直就是伟岸的壮男子。吉祥之鸟喜鹊最喜欢在臭椿树上做窝，在乡下，老远看到高树上的喜鹊窝，就知道那是臭椿树。臭椿的幼芽幼叶呈亮紫红色，柠檬黄色的花架，微风轻拂，啾啾作响。

对于香椿与臭椿，不少人都会以为这是两种同样的植物，只是品种不同而已。其实，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

香椿是楝科香椿属多年生木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我国分布范围很广，从华北、华东、中部、南部，到西南部各省区都有分布，既有野生的，也有栽培的，目前基本上以种植为主。臭椿虽然和香椿仅一字之差，但完全是沾了香椿的光，因为臭椿树只是长得像香椿树而已。臭椿是苦木科臭椿属落叶乔木，也是原产自我国的一种树木。

臭椿这种树木的特点在于，它长得像香椿树，如果只看外观确实非常相似。古时名为“樗”的臭椿树与香椿树的好名声相比，简直就是“无用之材”，被古人认定为“樗(臭椿)楛庸材”，连白居易也说“知我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臭椿走出国门后，迅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英文名字“Tree of heaven”，意为“天堂树”，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园林风景树种。然而，好景不长，臭椿的种子繁殖能力过于强大，可以轻松扩散到周围的区域，同时也可能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冲突，所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臭椿被划定为入侵物种，成为了不受欢迎的生态入侵者……

香椿臭椿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很多人还真辨别不出。不过，臭椿一直名声都不太好。臭椿的叶片粗糙而坚硬，散发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古人将其列入“不才之木”。《庄子·逍遥游》：“其大木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意思是臭椿枝干肿大弯曲，不能用墨线取直，小枝卷曲不能用肉眼测量。长在路边，大而无边，连木匠都不看它一眼。

不过，别看“臭椿”这个名字不怎么样，却是绿色生态建设中的先驱。臭椿树生长迅速，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强，易于繁育，且病虫害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上依然能够茁壮成长。鉴于臭椿这些特性，我国西北部的黄土丘陵区和石质山区大规模引种臭椿，将其作为改良土壤结构、有效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树种。此外，臭椿还展现出对抗多种有害气体的强大抵抗力，诸如二氧化硫、氯气以及氟化氢等工业废气，它都能有效地吸收并净化，成为美化城市环境、提升空气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小院的角落里，香椿与臭椿静静地生长着。它们彼此或许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这个小院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个春天里，香椿与臭椿的相遇，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学会欣赏和接纳不同的存在，理解生命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无论是香椿还是臭椿，它们独特的存在方式，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庄子在《庄子·逍遥游》里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椿树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们，都在努力地生长着，为这个世界增添着一份生机与活力。

阅评

戏曲中的女性，生命觉醒的赞歌

陈益

“十部传奇九相思”，这是人们对传奇——戏剧文学脚本的概括。其实，即便是言情，也有高下之分。借男欢女爱讲王朝兴衰，假两情相悦演道德觉醒，才堪称作佳。古往今来的戏剧多以女性为主角，其间自然有票房的考量，但真正展现艺术感染力的，终究是内心强大的女性形象。她们竭尽全力，破除束缚在身上的种种枷锁，为了活出最好的自己，彰显了中国传统戏剧对女性命运和情感的高度关注。

自然，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的道德觉醒，戏剧赋予不同的个性，而一个感受到生命可贵的女人，总是争取自己内心的独立。哪怕身陷困境，饱尝艰辛，始终都不忘自己属于自己，而不是别人的附属，永远要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

《白兔记》，元代南戏代表作品。五代十国、战乱岁月，牧马人刘知远人赘李家为婿，妻子李三娘以聪明的眼光、善良的秉性和坚韧的意志，关爱着这位一时失意的丈夫。当李三娘的父亲一去世，刘知远立即遭到李家兄嫂的煎逼，被逼投军出走。从此李三娘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不愿改嫁，受到非人的遭遇。分娩之夜，三娘孤身在磨房咬断脐带，产下爱子。狠心的兄嫂趁她昏迷之时，将婴儿扔进鱼塘，幸亏被窦娥暗中救起。三娘含泪给孩子取名“咬脐郎”，又将知远留下的玉兔信物，挂在孩子身上，托窦娥千里送子，寻找在军旅中的丈夫……

李三娘，显然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形象。她善良、坚强、不嫌贫爱富，心怀真挚的爱情。在父母夫离之后，偏偏又受到兄嫂用两头尖的水桶、钻眼水缸百般虐待，跌入了痛苦的深渊。原本家境富庶的她，沦落到吃尽千辛万苦的女奴，成天“挨磨到四更，挑水到黄昏”，受到非人的待遇，然而仍矢志不二，苦苦等待丈夫的归来。

《白兔记·养子》一折，将李三娘的悲惨命运推向了极致。李三娘怀胎十月将足，行走艰难。一日在磨房里推磨，她忽然觉得腹中阵阵疼痛，可是凶恶的嫂子不仅不让她歇息，还罚她磨麦到天明。就在这天夜间，李三娘在磨房里生下儿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恶嫂居然连一把剪刀都不肯借，李三娘只好用牙齿咬断脐带。

数百年来的，磨房咬脐的情节随着《白兔记·养子》的演出家喻户晓，自然成韵的曲牌唱词尤其脍炙人口，是很多戏曲爱好者的挚爱曲目。人，总是依恋过往，又渴望未来。在有理想、有期盼的日子，真挚的爱情足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李三娘热



越剧《白兔记》

切地盼望丈夫归来，一家团聚，这成为她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坚韧活下去的原始动力。她将丈夫留下的玉兔信物挂在孩儿身上，托人千里送子，送出了莫大的期望。独自以无限的毅力忍受折磨，硬是坚持了十六年。终于，等到了日夜渴盼的那一天……

在男女不平等的旧时代，无数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乡村妇女，都把李三娘作为自己的偶像，给予极大的同情，也寄托自己追求幸福的希望。也许正是如此，头戴黑水纱包头、身穿黑裙子、腰束白裙的李三娘形象，具有典型的悲剧精神，长期以来，一直赢得众多观众的共鸣。尽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她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是盲目而又被动的，她的坚韧近乎偏执。

与李三娘的不知法律与正义为何物相比，窦娥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显得十分珍贵。在戏曲大家关汉卿的笔下，《窦娥冤·斩娥》一折尤其扣人心弦。

张驴儿父子强迫蔡婆与窦娥招

他父子入赘，遭到了窦娥的坚决反抗。为了与窦娥成婚，张驴儿试图毒死蔡婆，但毒药倾倒在羊肚汤里，把张驴儿的老子毒死了。张驴儿以“药死公公”为名告到官府，贪官桃机横加迫害，判窦娥罪罪。“莫来由犯王法，不堤防遭刑宪。”在凄凉哀怨的唱腔中，窦娥被刽子手带上舞台。披枷带锁的扮相，踉踉跄跄的步伐，呼天抢地的哭嚎，一下子将观众带入了悲愤的氛围中。

在戏剧家的笔下，窦娥看清了那个时代“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真相。临刑前，她无奈地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主宰万物的天地，本该使社会清明，公正无私，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蒙冤受屈，是非不分，曲直不明。“天地也！……一声感叹，蕴含着窦娥无限的怨怒、委屈、抗争。

刑场上婆媳相见，这段催人泪下的情节，不仅渲染了窦娥的冤和怨，更叙述了窦娥三岁丧母，七岁送到蔡

剧评

丽南山传奇：审美世界的爱与忧伤

马霞



话剧《丽南山的美人》

“我死的那天你会是70岁，那天还会有几个刮了胡子的男人搂着你的腰？”这是话剧《丽南山的美人》中，七旬母亲对40岁女儿发出的诅咒。不幸似乎被她言中了。她死了。女儿莫琳孤独地坐上她的摇椅，听着收音机里为母亲70岁生日点的歌。

《丽南山的美人》由爱尔兰当代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编剧，2024年4月，在北京老舍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该剧讲述了20世纪下半期(约1989年)发生在爱尔兰小山镇的一起“剩女”弑母案。舞台开场即充斥着任性、专横、怪诞，及别具“审丑”式的酣畅，又不乏黑色幽默，凛冽、张扬，甚至颠覆的气息。

20世纪，“丑”已成为非理性的审美理想的重要标志。审丑可以是一场深沉的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恰似夜巡之光，扣人心弦。审丑的尽头未必是审恶，然而未经审恶的审丑是残缺的。该剧问世近30年，剧内剧外关于历史和现实环境下，故事所蕴含的审美走向，可以有多角度深入的探讨。

1. 丽南山小镇以风景优美著称。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爱尔兰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均严重依赖英国，人们外出打工成为常态。这是一段属于爱尔兰的历史，它对那里人们的影射广泛无边。丽南山的美人莫琳20岁时赴英国打工，应该正赶上这段黎明前的黑暗。莫琳失败返乡，并不被母亲甚至自己所接纳。两人日常交谈随时爆发，内容间透露露出社会秩序的溃败不堪。舞台布景泛出生活质感，地面褶皱，仿佛某种肌理磨砾殆尽。正所谓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母亲如花如并蒂花，相薄互残，何苦来哉？直到

几度崩溃。她，她们，丽南山的美人到底经历了什么？移居英国的爱尔兰文学大师、素有“爱尔兰契诃夫”之称的威廉·特雷弗曾言说：“你得离开爱尔兰，才能真正地理解它。”

2. 当莫琳琳缩墙角质疑自己的美，也是对于信仰及个体身份的哀恸和寻索，是对自己配不配被爱之卑微的羞耻在作祟。我们说，美国常常表现为自由的形象，丑则更具否定、批判、召唤之力量感。美学中，有时审丑更加透入骨髓。

随着莫琳的精神裂变，舞台上下噁声嗡嗡，有意令观众不适，被动煎熬于灼目光下。一个活生生的、令人窒息“黑色田园”美学意象跃然呈现。七旬母亲在集体感动中得以显现。七旬母亲应是40岁莫琳法律上的“看管人”，莫琳被母亲从精神病院领回来，当然也可能被随时送进去。母女关系日益复杂仇恨，“炼狱”般的精神“酷刑”岂容儿戏？根据美国影星弗兰西丝·法默母女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弗兰西丝》，对类似关系有过惨烈的刻画。

正如黑格尔所说，丑总是一种扭曲。剧中最致命的一击，当数母亲竟将佩托召唤女儿奔赴幸福来信付之一炬！为此，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舞台上高举的火钳，洗碗池里的“猫屎”味，绳球乱飞，丧服包裹下主人无所遁形……直至四壁悬挂，丑作为审美对象，在不断涌动的畸形与扭曲平衡里携手观众激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沉浸式审美体验。正因为此，演出正式开始前，母亲的饰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温丽琴提前上场入戏，孤独徘徊；当莫琳手

家为媳，盼母不在，盼父不归，最后落得断头而死的悲惨命运。她向蔡婆请求，看在婆媳情分上，能去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她忍受了命运的无数次打击，原指望能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稳的日子。然而，即使是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但窦娥并不因此认命，她在临刑时提出了三桩誓愿，坚信自己的死一定会“感天动地”，以奇迹的方式显示出来。

“若是我冤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都飞在白练上者”“若冤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我冤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艺术作品惯常用夸张的手法表现极致的主题。血溅白练、六月飞雪，终究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带来极大的感情冲击。鲜红的血，象征着窦娥珍贵的生命；白练与飞雪，则是窦娥清白无辜的象征，也意味着她的冤屈终将昭雪于天下。这三桩誓愿，既是属于窦娥的道德觉醒，也是属于像她那样勤劳善良、身处社会底层，难免遭受冤屈，时常渴盼得到法律保护的理想。若非精诚所至，怎么可能在盛夏六月漫天飞雪？此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都达到了顶点。正义感在悲剧中蕴含的震撼力久久不能消失……

才子佳人的爱情，是中国戏曲屡试不爽的题材。《紫钗记》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戏剧剧本，根据唐代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改编，堪称汤氏“临川四梦”第一梦。《紫钗记》描写元宵宵宵之夜，游学长安的李益与两个友人一起上街观灯，霍小玉和母亲、丫环也来观灯。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益捡到，于是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益的诗才名声，此刻更是一见钟情。她要求归还玉钗，李益却说让媒人来再送还。第二天，鲍四娘手持紫玉钗，受李益之托前去说亲，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情深意笃的夫妻却不得不面临分别。殿试发榜，李益中状元。权贵卢太尉打算从士子中选婿招赘，李益不愿意去卢府，因而得罪了卢太尉。刚刚回长安与霍小玉相聚的李益，被命令即刻去边关刘节镇担任参军，彼此只得在灞桥别泣。《折柳阳关》一折充满了细腻的情感美和凄凉的离别愁。

霍小玉遇到德才兼备的郎君，完全被爱情陶醉了。然而，新婚燕尔就要别离，此去又是西出玉门关，到一个无比荒凉的地方，不知何时能相见，这让

她无限惆怅。她忍不住感慨：“这灞桥是销魂桥也！”李益唱一曲《北点烽烟》，虽然有“逞军容出塞荣华，这其间有喝不倒的灞陵桥接着阳关路”这样抒发豪情壮志的句子，但要征战沙场，生死难以卜知，折一根柔软的柳枝与痴情妻子告别，终究是“旌旗日暖散春寒，酒湿胡沙泪不干”。

汤显祖是擅长于写“情痴”的。《折柳阳关》中，霍小玉的唱词多是痴情的演绎，她的心里只有爱人，不管李益准备怎样决战沙场。正因为如此，后来霍小玉为了寻找李益的下落，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典当爱情的信物——紫钗，才顺理成章。

霍小玉明白，丈夫是深爱自己的，也并非轻薄之徒。然而有一点很清醒，李益的才貌名声，值得很多人倾慕。他这一去，必定会有很多的变数。何况，正因为不答应权贵择婿，他才被迫离开长安。她唯一能做的，是以忠贞不渝的爱情支持李益，不为权贵所屈服。她比李益想得透彻：送别是为了重逢，放手是为了信守。遭遇命运打击的爱情，才愈加值得珍惜。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永远不把爱情视作人生富贵的砝码，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纯真才是爱情的灵魂。

霍小玉比为了爱情敢于牺牲生命的杜丽娘更加理性，比以情色离间吕布、董卓的貂蝉更有道德操守。



《窦娥冤》连环画



昆曲《紫钗记》

姑娘，我供得起这癖好。”在这样的讲述下，最终长安不得不将戒指退还给童先生。

曹七巧也曾是美人。自问青春时，手镯连条帕子都塞不进去，何以余生骨瘦如柴，手镯往上能推到腋下？话剧下半场，她将房屋出租给人办学堂，答案或在读书声里……

审丑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关注其中积极的形态和趋向。《丽南山的美人》英文剧名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直译“美人”有“选美皇后”或曰“一枝花”意蕴。剧中母亲热衷新闻，盼着外嫁女儿为她点歌，而莫琳闲时也会翻书，其积极生活之热忱并未泯灭。正如佩托在给莫琳的信中写道：“我过去觉得你是最美的美人，而现在依然是。”

2024年春，《三联生活周刊》曾发起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征稿活动。有论文统计了2000年后母女关系主题的华语电影，共约50部，其中过半由女导演拍摄。

中国导演杨荔钠近十年来拍摄完成了她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她认为，一对微小的母女就能建构起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体系。如果母亲无法摆脱腐朽的人际关系和家家长制的束缚，就会成为“暴君”。

无论西东，母女关系“时代性体系”更新建构，需要女性在省内与对视下，更多地厘清并促进人与自己之间、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度融合。

话剧《丽南山的美人》之新锐及批判潜质，更多见于佩托的弟弟，姜浩饰演的雷蒙身上。剧中他可能是身心最通透的一位。比之佩托之踌躇，雷蒙的抗议更似寒夜晨曦，锐利且蓄势待发。他说：“爱尔兰还没看够吗，打开窗就能看到！”“这屋里怎么尽出疯子？”“丽南山别想耗我70年，没门！”据估计，如今已有两百多在不同文化中迁移的异乡人，他们生活在旧有的身份定义之外。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模式的迅猛发展，“回归田园”成为许多人的追求的心灵归宿，逆城镇化渐变为一种新的生活选项。“丽南山”的人们新路何在，值得深思。